

卷第四百二十三 龍六

盧君暢 元義方 平昌井 虎頭骨 法喜寺 龍廟 豢龍者 孔威 華陰湫 崔道樞

金龍子 黃馴 臨漢豕 燒龍 柳翁

盧君暢

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為白衣時，僑居漢上。嘗一日，獨驅郊野，見二白犬腰甚長，而其臆豐，飄然若墜，俱馳走田間。戶訝其異於常犬，因立馬以望。俄而其犬俱跳入於一湫中，已而湫浪泛騰，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，雲氣噎空，風雷大震。盧懼甚，鞭馬而歸。未及行數里，衣盡沾濕。方悟二犬乃龍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元義方

元義方使新羅，發雞林州。遇海島，中有泉，舟人皆汲水飲之。忽有小蛇自泉中出。海師遽曰：「龍怒。」遂發。未數里，風雲雷電皆至，三日三夜不絕。及雨霽，見遠岸城邑，乃萊州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平昌井

平昌城舊與荊水通，有神龍（「龍」字原闕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）出入焉，故名龍城。外國有寺曰咀呵羅，寺有神龍住米倉中。奴取米，龍輒卻。奴若常取米，龍即不與。倉中米若盡，奴向龍拜，倉即盈溢。（出《外國事》）

虎頭骨

南中旱，即以長繩係虎頭骨，投有龍處。入水，即數人牽制不定。俄頃，雲起潭中，雨亦隨降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法喜寺

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。去郡遠百里，而正居渭水西。唐元和末，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，止於佛殿西楹，蟠繞且久，乃直東而去。明日則雨。如是者數矣。其僧異之，因語與人。人曰：「福地蓋神祇所居，固龍之宅也。而佛寺亦為龍所依焉。故釋氏有天龍八部，其義在矣。況郊野外寺，殿宇清敞，為龍之止，不亦宜乎？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，且用識其夢也。」僧召工，合土為偶龍，具告其狀，而於殿西楹置焉。功畢，甚得雲間勢，蜿蜒鱗鬣，曲盡其妙，雖丹青之巧，不能加也。至長慶初，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，見一物從西軒直出，飄飄然若升雲狀，飛馳出寺，望渭水而去。夜將分，始歸西軒下，細而觀之，果白龍也。明日因告寺僧。僧奇之。又數日，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。至午方歸。因入殿視，像龍已失矣。寺僧且歎且異，相顧語曰：「是龍也，雖假以土，尚能變化無方，去莫如其適，來莫窮其自。果靈物乎？」及晚，有陰雲起於渭水，俄而將逼殿宇。忽有一物自云中躍而出，指西軒以入。寺僧懼驚，且視之，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。迫而觀之，其龍鬣鱗角，若盡沾濕。自是因以鐵鎖繫之。其後裡中有旱澇，祈禱之，應若影響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龍廟

汾水貫太原而南注。水有二橋。其南橋下嘗有龍見，由是架龍廟於橋下。故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時，有一龍自廟中出，傾都士女皆縱觀。近食頃，方奮奮而去。旋有震雷暴雨焉。又明年秋，汾水延溢，有一白蛇自廟中出，既出而廟屋摧圮，其橋亦壞。時唐太和初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豢龍者

牛僧孺鎮襄州日，以久旱，祈禱無應，有處士自云豢龍者，公請致雨。處士曰：「江漢間無龍，獨一湫泊中有之，黑龍也。強驅逐之，慮為災，難制。」公固命之。果有大雨，漢水漫漲，漂溺萬戶。處士懼罪，亦亡去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孔威

唐咸通末，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，因有表錄其事狀云：「州之桐城具善政鄉百姓胡舉，有青龍鬥死於庭中。時四月，尚有繭箔在庭。忽雲雷暴起，聞雲中擊觸聲，血如醜雨，灑繭箔上，血不滲於箔，漸旋結聚，可拾置掌上。須臾，令人冷痛入骨。初龍拖尾及地，繞一泔桶，即騰身入云。及雨，悉是泔也。龍既死，剖之，喉中有大瘡。凡長十餘尺。身尾相半。尾本褊薄。鱗鬣皆魚。唯有須長二丈。其足有赤膜翳之。雙角各長二丈。其腹相（明抄本「相」作「光」）自齟齬。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州。以肉重不能全舉，乃剉之為數十段，載之赴官。（出《唐年補錄》）

華陰湫

唐咸通九年春，華陰縣南十里餘，一夕風雷暴作，有龍移湫，自遠而至。先其崖岸高，無貯水之處，此夕徙開數十丈。小山東西直南北，峰巒草樹，一無所傷。碧波回塘，湛若疏鑿。京洛行旅，無不枉道就觀。有好事者，自輦輶蒲津，相率而至。車馬不絕音，逮於累日。京城南靈應台有三娘湫，與炭谷相近，水波澄明，莫測深淺。每秋風搖落，常有草木之葉，飄於其上。雖片葉纖芥，必而禽銜而去。禱祈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，啟視投之，歛然而沒。乾符初。有朝士數人，同游於終南山，遂及湫所，因話靈應之事。其間不信者，試以木石投之，尋有巨魚躍出波心，鱗甲如雪。俄而風雨晦暝，車馬幾為暴雨所漂。爾後人愈敬伏，莫有犯者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崔道樞

唐中書舍人書顏，子婿崔道樞舉進士者屢屢。一年春下第，歸寧漢上所居。因井渫，得鯉魚一頭長五尺，鱗鬣金色，其目光射人。眾視異於常魚。令僕者投於江中。道樞與表兄韋氏，密備鼎俎，烹而食之。經信宿，韋得疾暴卒。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，扉宇頗甚嚴肅。既入門，見廳事有女子戴金翠冠，著紫繡衣，據案而坐。左右侍者皆黃衫巾櫛，如宮內之飾。有一吏人從後執簿領出。及軒陛間，付雙環青衣，置於繡衣案上。吏引韋生東廡曹署，理殺魚之狀。韋引過。道樞云：「非某之罪。」吏曰：「此兩龍也，若潛伏於江海湫涓，雖為人所食，即從而可辨矣。但昨者得之於井中，崔氏與君又非愚昧，殺而食之，但難獲免。然君且還，試與崔君廣為佛道功德，庶幾稍減其過。自茲浹旬，當復相召。」韋忽然而寤，且以所說，話於親屬，命道樞具說其事。道樞雖懷憂迫，亦未深信。才及旬餘，韋生果歿。韋乃道樞之姑子也。數日後，寄魂於母云：「已因殺魚獲罪，所至之地，即水府，非人皆受重譴，有龍」

黃筮道齋，尚冀得寬刑辭。表弟之過亦成矣，今夕當自知其事。」韋母泣告道樞。及暝，昏然而寢，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，俱是韋氏之所述。俄有吏執黑紙丹文書字，立道樞於屏側，疾趨而入。俄見繡衣舉筆而書訖，吏接之而出，令道樞覽之。其初云：「崔道樞官至三品，壽至八十。」後有判云：「所害兩龍，事關天府。原之不可，案罪急迫。所有官爵，並皆削除。年亦減一半。」時道樞冬季，其母方修崇福力，才及春首，抱疾數日而終。時崔妻拿咸在京師，韋顏備述其事。舊傳夔及牛渚磯是水府，未詳道樞所至何許。（原闕出處，陳校本作出《劇談錄》）

金龍子

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，有紫氣出於昭德殿東隅，鬱鬱如煙。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，得金龍子一枚，長五寸許。群臣稱賀。帝曰：「朕不以金龍為祥瑞，以偃息干戈為祥瑞。卿等各宜盡忠，以體朕懷。」門下奏，請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。（出《大唐雜記》）

黃馴

荊州當陽縣倚山為廨宇。內有井極深。井中有龍窠。旁人不知幾許。欲晴霽及將雨，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。唐光化中，有道士稱自商山來，入井中，取龍窠及草藥而去。其後有令黃馴者，到任之後，常繫馬於井旁，滓穢流漬，盡入於井中。或有譏之者，飾詞以對。歲餘，馴及馬皆瞽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臨漢豕

邛州臨漢縣內有湫，往往人見牝豕出入，號曰「母豬龍湫」。唐天復四年，蜀城大旱，使俾守宰躬往靈跡求雨。於時邑長具牢醴，命邑寮（「寮」原作「宰」，據陳校本改）偕往祭之。三奠迨終，乃張筵於湫上，以神胙客。坐於烈日，鋪席。以湫為上，每酒巡至湫，則捧觴以獻。俟雨沾足，方撤此筵。歌吹方酣，忽見湫（「則捧觴以獻」至「忽見湫」二十字原闕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）上黑氣如雲，氛氳直上，狂電燁然，玄雲陡暗，雨雹立至。令長與寮吏，鼓舞去蓋，蒙濕而歸。翌日，此一境雨足，他邑依然赤地焉（「焉」字原空闕，據明抄本補）。夫人之至誠，則龍畜亦能感動。享德濟旱，勿謂不智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燒龍

太江之南，蘆荻之間，往往燒起龍。唐天復中，澧州葉源村民鄧氏子燒畚，柴草積於天井（山中穴也），火勢既盛，龍突出，騰在半空，縈帶為火所燎，風力益壯，狂燄彌熾，擺之不落，竟以仆地而斃。長互數百步。村民徙居而避之。朱梁末，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，四面風雷急雨，不能撲滅。尋為煨燼，而角不化，瑩白如玉。向氏寶而藏之，湖南行軍高鬱酬其價而強取。於時術士曰：「高司馬其禍乎？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？」俄而被誅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柳翁

天祐中，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，不知其居處妻子，亦不見其飲食。凡水族之類，與山川之深遠者，無不週知之。鄱陽人漁釣者，咸諮訪而後行。呂師造為刺史，修城掘濠，至城北則雨，止後則晴。或問柳翁。翁曰：「此下龍穴也。震動其上，則龍不安而出穴。龍出則雨矣。掘之不已。必得其穴，則霖雨方將為患矣。」既深數丈，果得方木長數十尺，交構疊之，累積數十重，其下霧氣衝人，不可入而止。其木皆腥涎縈之，刻削平正，非人力所及。自是果霖雨為患。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，召問柳翁。翁指南岸一處，「今日唯此處有魚，然有一小龍在焉。」諸子不信，網之，果大獲。舟中以巨盆貯之。中有一鱧魚長一二尺，雙目精明，有二長鬚，繞盆而行。群魚皆翼從之，將至北岸。遂失所在。柳翁竟不知所終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